

「這裡不是必需要你，但你卻需要留在這裡。」

上星期我服務的殘障智障女孩之家，來了一班西班牙職業和康復治療師義工隊，為這裡的殘障女孩製造合適的配件和工具，以幫助他們改善肌能活動。修女邀請我為製造過程拍照和做記錄，以便專業義工離開後，我們可以學著為所有女孩製造有用的工具強化家舍的康復治療。於是，在過去一個星期，我做了這班義工隊的同工和助手。

義工隊最初來到家舍服務時，工作非常專業，他們要求阿姨把需要坐輪椅的殘障女孩逐一推到義工室，然後用心地根據自己的專業認知為輪椅加工，期望能夠改善女孩的坐姿和舒適度。他們一直非常專心手裡工作，卻忽略了女孩每天的生活狀況和實際需要，所以造出來的加工配件和工具，實用效果不太理想。例如，軟綿綿的座墊雖然舒服卻不防水，因為女孩們會尿，而且頻繁，若果每次尿濕了都要更換，造再多的後備座墊也不可能足夠所需，所以再舒服的座墊也用不著。其中一位西班牙義工很不忿地提出，問題不是出在他們造的座墊上，而是女孩們用的爛布尿布，根本吸水力不強，所以每次尿尿也必然漏濕座

墊，而且尿布往往洗不乾淨不夠衛生，問我為何女孩們不用紙尿片。她的提問，猶如問沒有飯吃的窮人為什麼不吃麵包，讓我立時反應不過來。最後，因為大部分工具的實用性不如理想，反正修女要求重新加工，義工隊反而放緩了早前的工作步伐，放鬆心情跟殘障女孩玩耍打成一片，又願意跟修女和本地阿姨多溝通。當他們了解到女孩和家舍的實際狀況和需要後，大都願意放下專業上的堅持，重新改造合適和實用的配件和工具，其中一位女義工更跟這裡擦出火花，做出感情來，把原本接著旅遊印度的計劃取消了，在家舍幹了整整一個月才依依不捨地離開。

記得聽過一位義工分享修女跟他說：「這裡不是必需要你，但你需要留在這裡。」

這班專業義工，自覺生活富足又知識豐富，來這裡的目的是為了貢獻專業幫助這裡的病人。離開時，他們不一定都覺得達成了當初來的目的，但肯定都帶著一點感動、一點啟發回家，特別是那些願意放棄執著放下自我的，在這裡看到了自己的不周和不足的，而那些願意開放心靈，放開一切去愛和被愛的，更在女孩的日常生活中，看到自己生命的貧乏，找到活出更豐盛生命之源——愛。

每個人也有愛的能力，關鍵是，我們是否願意放下自我和執著，去愛，和被愛。

每個地方也有加爾各答，關鍵是，我們是否願意放手擁有的，去求，去找，去敲。

「你們找，必要找著；你們敲，必要給你們開，因為凡是求的，就必得到；找的，就必找到；敲的，就必給他開。」（瑪竇福音7:7-8）

我祈求每一個人，都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加爾各答，體驗愛的洗滌，經歷主的愛。

從清除頭蝨，反思文化差異

殘障智障女孩之家的女孩，無論長髮或短髮，都有頭蝨，於是我們一班義工定了上星期的一個下午為「清除頭蝨日」，為女孩們進行頭蝨大掃除。

我們跟本地阿姨安排了她們早上先為女孩的頭髮用藥，然後義工們用下午的時間，利用梳齒特別密的頭蝨梳子，為女孩清理依附在頭髮上的頭蝨和蝨子蛋。

老實說，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捉頭蝨，捏死它們時滿是血，應該是飽著死，也算幸福！我也從未見過那麼多的蝨子蛋，當我把其中一個長髮女孩的頭髮拿起，看見滿頭髮都是一點點白色的蝨子蛋時，真是嚇了一跳！要梳走所有蛋真是一點不容易。第一次做，效率比較低，期望下次會快些，熟能生巧嘛，反正機會多的是！

很多朋友都建議幫女孩們的頭髮剃光以杜絕頭蝨，一了百了。其實我和一班義工也考慮過這方法，還向修女提過建議，但被修女拒絕了，為了我們一直沒有關心到的——女孩的自尊。

原來，我們一直把女孩子的頭蝨，當成是第一號要解決的衛生問題，著眼點只放在「解決衛生問題」上，卻沒有特別想到頭髮是女孩身體的一部分，是她們女性身份的象徵，更加沒有關心到頭髮對一個印度女孩有多重要。

印度的女性，不論年紀，都留長頭髮。在加爾各答，我幾乎沒有在街上見過留短髮的女性*，除了病重的或垂死的露宿者被帶進家舍時要剃光頭，或在照顧嚴重智障或嚴重精神問題病人的家舍裡，會看見光頭的女病人外，因為他們都不太清楚世界的事，也不會因著被剃了頭髮與別人不同而感到自卑。所以在我們服務的家舍裡，有些嚴重殘障智障的女孩是剃了頭髮的。但是對於那些輕度智障的女孩，修女特別提醒我們，她們雖然智障，但還是知道她們是女生，知道愛美，她們都愛穿裙子化妝塗指甲油帶手鐲手鏈頸鏈耳環鼻環，特別一定要留長頭髮，因為在她們認知的世界裡，女生必定留長頭髮，長頭髮是女性象徵，所以，為了這些女孩的自尊和心理健康，頭髮是絕對不能剃的。

當我們看頭蝨是洪水猛獸，杜絕頭蝨必定比留長頭髮更重要時，這裡的女孩卻看留長頭髮比什麼都要。她們也討厭頭蝨帶來的不舒服，但對她們來說，沒什麼大不了，這裡大部分人也有，只是我們看不慣，覺得不能接受而已。其實幾十年前的香港不也是這樣嗎？記得我還在讀小學時，學生有頭蝨是很普遍的，只是現在大家生活環境好了，也比較注重個人衛生，才聞蝨變色，認為杜絕頭蝨是首要，而剃光頭髮是必然的最有效方法。可是，這些都是我們主觀的看法，我們希望用最有效的方法杜絕頭蝨，是真心為她們好，卻忽略了她們真正的需要。她們需要的，不單是改善個人衛生，更是身為女性的自尊。

感謝主，讓我和義工們上了寶貴的一課，教我們懂得在適當的時候，放下主觀想法，尊重因著背景文化的差異，而出現的思想分歧。

求聖神帶領，時刻保守我們的熱心之餘，也保持我們的同理心，懂得以愛和尊重，與別人相處，和自處。

*在加爾各答自願留短髮的女性，不是沒有，但比例較少，大部分是受西方教育，接受西方文化的富有人家。

站在天主的一邊

「你支持人權嗎？」

在正常時期，對於這問題，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也會回答：「支持。」可是，在不正常時期，這個我以為是必然的答案，原來並不必然。

十月回港放假，剛好碰上「佔中」這個不正常時期。

在這個不正常時期回港期間，不斷相約好友聚舊，其中一位好友，是一個孩子的媽媽，我特別準備了一本關於「世界人權宣言」的兒童英文圖書畫冊送給她的兒子。這本畫冊，其實是去年在加爾各答買的，當時香港還未出現佔中這概念，我買這畫冊主要是認為「人權」這主題正面，是普世價值，而且插圖非常精美，是二十多個國家的知名插畫家的作品，於是一口氣買了幾本，準備回港時送給好朋友的孩子。一心以為兒童讀物必定是父母喜愛的禮物，誰知道這朋友從我的手中收下這禮物時的反應是：「哦……這個……我其實……哦……不是太……」

我當時對她的支吾以對，有點反應不過來，反正禮物已經送了，我也不好意思收回，只是不明白為何有人會懷疑「人權」。

一頓飯下來，才知道朋友是因為不認同「佔中」，就連其相關的「人權」理念也一併懷疑起來。

一場「佔中」運動，居然把「人權」這個比「佔中」運動大許多許多倍的普世價值，「佔有」了！

當中弔詭的想法是：支持「人權」的，就應該支持「佔中」；「反佔中」的，不是被質疑否定「人權」，就是自己開始懷疑「人權」這個普世價值。

其實，不論是藍色、黃色、白色、黑色、彩色，甚至透明色，我總不相信有人會真心否定「人權」。

我相信，又或者說，我希望相信，縱然政治立場不同，捍衛基本「人權」，仍然是大眾所支持的。

可是，一場「佔中」，因著各人的政治立場或想法不同，把香港人分裂了，不站在我們一邊的，便是敵人，站在我們一邊的，就是朋友。

按聖經描述，「當若蘇厄走近耶里哥時，舉目一望，看見一個人立在他面前，手持脫鞘的刀。」

蘇厄走到那人面前問他說：『你是我們的人，還是我們仇敵的人？』

很多時我們也是這樣，當我們遇到與自己不同立場或不同看法時，第一個反應是問：「你是我們的人，還是我們仇敵的人？」

記得讀過關於美國林肯總統的一件事：在南北戰爭的期間，有人問林肯總統：「你們北軍禱告時，求上帝站在你們這一邊；但是南軍禱告時，也求上帝站在他們那一邊。請問，上帝到底要站哪一邊啊？」結果林肯回答：「我不是禱告求上帝站在我這一邊，我是求上帝使我能站在祂那一邊。」

主啊！求祢使我們都能站在祢的一邊。亞孟。

世界人權宣言：<http://www.un.org/en/documents/udhr/>。



二零一四年十月回港，遇上雨傘運動。

Sammi，謝謝妳單純的愛

前陣子，在重看自己過去幾年累積下來的文字時，發現來加爾各答初期，分享的內容大部分是關於義工，而在義工當中，印象最深和最感動我的一個人，我反而一直沒有寫，她就是Sammi 鄭秀文。

Sammi是我認識的人當中，第一個來加爾各答探我和當義工的，她比我的家人親人、知己好友、教會團體還要來得早。我二零一二年一月到步，她二月就來了。我一直沒有在網上分享她的到訪，甚至沒有跟朋友說起，因為她希望此行低調，不為美譽、不為形象、不為籌款、不為倡議，只為單純地服務。事隔差不多四年，Sammi來訪一週的細節，仍然歷歷在目，於是在她的同意下，寫了一直放在心中的感動。

認識Sammi，是因著宣明會的工作關係，她當時是宣明會的助養者，是二十多個孩子的助養媽媽，常常跟宣明會到訪不同的發展中國家，探訪自己的助養孩子之餘，還會認真地去了解每個地方的貧窮問題，希望除了達到籌款效果外，也能藉著自己的知名度，啟發大家以行動關愛近人。Sammi的義務工作種類繁多使命不同，但這次來訪加爾各答所期望的，卻是單純地服務，而且絕對不是說說算的。

我問，多少人一起來？她說只有她和朋友Rita，不會帶助手同行。

我問，要不要住好一點？她說不用。於是我為她訂了港幣二百多元一天、在修會總部旁的平價酒店，一直住到離開，還大讚酒店方便。

我問，怕不怕跟其他華人義工一起參加義工簡介會？她說跟大隊就好。於是她便全程素顏加小雲眼鏡，跟一大群華人義工坐在一起，聽我用普通話做簡介，然後乖乖地等跟修女面談。

修女問，做上午班還是下午班？她說希望抓緊時間做兩班。於是上午跟我到殘障智障女孩之家服務，

下午自己和朋友到垂死之家服務。

我又問，要不要租車或是打的去開工？她仍然說同一句，跟大隊就好。於是每天一起坐巴士開工，坐巴士收工。

我一向知道Sammi的工作態度認真，在殘障智障女孩之家服務時，她一直少閒話默默幹，在家舍發生的一件小事，更讓我看到她說希望單純地服務，不但不是說說算，更是豁出去才算。

在家舍裡，因為沒有洗衣機，所以手洗衣服是早上的重點工作，大部分義工都會幫忙把洗好的衣服拿到天台晾乾，但Sammi卻選擇跟我一起洗衣服，包括尿布。有一天，當我們蹲在地上洗尿布時，Sammi在洗衣水裡找到一塊硬硬的「便便」，於是拿到我跟前問如何處理，我說應該拿到廁所用水沖掉，然後自己跑去跟阿姨討論洗衣程序，她就乖乖拿著「便便」走到洗衣房外面的廁所，處理後又回來蹲著專心地洗尿布，全程神態自若。

除了在殘障智障女孩之家賣力外，就連一向在垂死之家服務，出名要求高而且不輕易讚賞別人的日本奶奶，也向我大讚她們工作認真效率高，不捨得她們離開。

早前一位義工神父跟我說，有一天下大雨，只有他和另外一位男義工去了家舍服務，義工跟他說：「今天沒有義工來，早知道這樣，我也不來。」

神父問，究竟義工來這裡，是為了義工，還是病人？

究竟我們服務，是為了單純地服務，還是在服務裡社交？

究竟我們工作，是為了自己喜歡，還是別人認同？

究竟我們做事，是為了自己愛好，還是表現自己？

究竟我們拍照，是為了珍惜相聚，還是上載臉書？

究竟我們參加彌撒，是為了神父教友，還是天主？



究竟我們做好事，是出於愛，還是為了感覺好？

聖保祿說：「我若能說人間的語言，和能說天使的語言；但我若沒有愛，我就成了個發聲的鑼，或發響的鈸。我若有先知之恩，又明白一切奧秘和各種知識；我若有全備的信心，甚至能移山；但我若沒有愛，我什麼也不算。我若把我所有的財產全施捨了，我若捨身投火被焚；但我若沒有愛，為我毫無益處。」（格前 13:1-3）

原來，簡單地愛不易，純粹的心更難。

你在咖啡店內，因著聖神感動為我們每一個做的禱告，還在感動著我。

Sammi，謝謝妳單純的愛。

小插曲：Sammi雖然全程素顏，但骨子裡的星味，還是從她的小雲眼鏡偷偷散了出來。她在義工登記日，跟修女面談後離開的刹那，華人義工便紛紛問我她是不是Sammi，我唯有點頭，幾個粉絲便立刻跑到外面追，回來後臉上都綻露小孩滿足的笑容。謝謝你對粉絲的愛。

